

世界文學全集

大飢餓

包以爾著

林淡秋譯

中央研究院圖書館

11706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834.9
113.64

世界文藝全集

大 飢 餓

包以爾 著

林淡秋 譯

1936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民國二十五年七月印刷
民國二十五年七月發行



總發行處
分發行處

原 著 者
譯 者
校 閱 者
發 行 者
印 刷 者

上海福州路

包 以 爾
林 淡 秋
張 夢 麟
中華書局有限公司
代表人 陸費達
上海 澳門 路
中華書局印刷所
中華書局發行所
中華書局
各 埠 中 華 書 局

世界文庫全集 大 飢 餓 (全一冊)



實 價 國 幣 七 角

(郵運匯費另加)

(本書校對者翟伊文 柳啓新) (二〇二三四)(天)

譯者序

自易卜生(H. Ibsen 1828—1906) 般生(B. Björnson 1832—1910) 約那士·李(Jones Lie 1833—1908) 和 開蘭(A. Kielland 1849—1906) 等文豪相繼露了頭角之後，挪威的文學立即在世界文壇上獲得重要的地位，直到現今，依然在散射着燦爛的光輝。

提起挪威現存偉大的作家，首先不得不說到哈姆生(Knut Hamsun 1860—) 和 包以爾(Johan Bojer 1872—)。他們同是出身微賤，同是沒有受過有系統的教育的人。他們嘗盡人生的苦味，踏盡世路的崎嶇。而二氏之名傾世界的諸傑作，就是此種艱難困苦的生活的結晶。我們可在哈氏的餓和包氏的大飢餓中發見二氏之活生生的面影。

包以爾在一八七二年生於脫倫典(Trondhjem) 附近的奧克特爾索倫(Orkedalsoren)。他和瑞典的戲曲家斯特林堡格(August Strindberg) 一樣，是一個婢女所生的兒子。因為母親無力撫育，就把他寄養在鄉下一個漁人的家裏。他就在這裏和他養母的孩子們混過了少年時代的大半。

他那時所處的環境，我們可在他自己的一段簡短而有趣的描寫中窺其梗概：

「我在其中長大的那所漁人的小舍，是非常灰暗的，有如海面和海濱的沙灘一樣灰暗——有如周遭的岩石一樣灰暗。但我如果跪在窗下的木凳上，就可以望見那些塗飾着紅色、黃色、和白色的富人的房舍在遠處聳立着，舉目凝眺，心神爲之一快。我那時很知道住在那些光燦的大廈中的富人們，一定很愉快，很美麗，而且以爲自己長大起來的時候，一定也有這樣一所房子。海濱一帶的土地都非常貧瘠，只有極少數的人家畜着一二頭奶牛，牛奶是認爲非常珍貴的東西，但從窗口一望，我看見許多廣大的田莊輪在森林的前面，其中一定有大羣的牛、羊和馬。那兒的人們喝的一定都是牛奶粥，不是和着糖漿的甜菜；他們一定有充分的羊毛可爲自己織衣料，在冷天用不着打寒顫。那兒一定有大量的鮮肉、醃肉，和純粹的奶油——那兒的人們一定不像我們一樣，天天在吃魚。」

他那時爲着維持生活，不得不常常替人做苦工，一星期只有一二次進學校讀書的機會。晚上，他就聽他的養母說述神仙故事，星期日又到教堂去做禮拜。十五歲時，他設法進了衛布達爾

裏做工。到十八歲，他又進了脫倫典的一個免費的陸軍學校，並同旅館裏的侍役一起學習英文，且時常出外聽公開演講。海爾曼·班格（Herman Bang）和哈姆生二大文豪的兩次演講，曾給他很深刻的印象，使他瞥見自己偉大的未來的幻影。

這時他熱烈地盼望自己做一個偉大的詩人，但因被生活的鋼鞭所驅策，終於進了一個商業學校。在此後幾年中，他完全在和生活相決鬥，幹過許多勞苦微賤的職業。他曾在羅佛敦羣島上做過漁夫，嘗過冬釣的苦味，也曾做過掃客和經理縫衣機的小商人。但他在這種生活的苦鬥中絕未忘却做文學家的美夢，晨昏餘暇，依然不斷地從事文學上的著作。

從二十二歲到二十三歲這一年中，他完成了二種處女作：一是一八九四年出版的戲曲集母親，一是一八九五年出版的小說海爾加。母親是描寫一個青年爲着要救自己的母親而謀爲盜，至發覺而自殺。此劇本在特洛伊姆排演時曾博得美好的批評。海爾加也很受社會的贊賞。從此他就被公許爲一個著作家了。他因這兩種著作得到的稿費而旅行到哥本哈根（Copenhagen）和巴黎等地方；不久又從巴黎折回，在列森作遊行隊（Lex Folketog），此書在一八九六年出版後，就轟動當時的出版界，使他奠定了自己偉大的聲價的初基。一八九七年出版在教堂攻

場的門口(Pan Kirkie) 翌年又出版羣中的風 (RorHoiterne) 這二書是他的神仙故事的搜集本。傑作大飢餓出版後，就在世界文壇上投了一顆驚人的巨彈，使他獲得空前的榮譽。其實直到現今，大飢餓依然爲包氏全部著作之冠。此書曾得到龔枯爾獎金，在英、法、美等國銷路之廣，尤足驚人。此後幾年中，他又陸續出版了人生 (Life)、世界的面 (The Face of the World)、叛逆的土地 (Treachorous Soil)、謠言的力量 (The Power of a Lie)、上帝與婦人 (God and Woman)、委金氏的結局 (The Last of the Vikings)、歌唱的囚徒 (The Prisoner Who Sang)、進香 (A Pilgrimage)、移民們 (The Emigrants) 等九部長篇創作，有些是很好的心理小說，有些是富於實感的平民的作品，其中以謠言的力量爲最偉大，最出名。此書曾得到法國學院的獎金，可與大飢餓齊名。最近他又發表了二部創作：一部是新廟 (The New Temple)，描寫母女與父子間的新舊宗教的鬭爭。一部是永久的掙扎 (The Everlasting Struggle)，描寫一個家庭對於飢餓和貧窮的奮鬥，寫得非常深刻，生動，有力，充滿了奔放的熱情。

包氏從一八九九年和蘭治 (Colonel Tange) 的女兒愛倫 (Ellen Tange) 結婚以後，一直在度着漫遊的生活。他在法國住了五年，在意大利住了三年，在德國住了二年，在丹麥、荷蘭、英、

美等國也住了不少時候。此種流浪的生涯，給與他各種各樣的人生經驗，使他的作品愈加充實起來。到了一九〇七年，他才回到他的祖國居住。一九一五年他在克里斯汀那附近的伐爾斯塔（Versta）買了一塊地皮，造了一所房子，建設了他的永久的家庭。

論者謂包氏是一個寫實主義的文學家，同時又是新理想主義的著作家，這自然是很正確的。在他那赤裸的寫實的精神中，滲雜着濃烈的主觀的理想，這是一切思想作家共通的特質。他對於人生的體驗非常深刻，他懷着火一般的熱情研究人生，解剖人生。其實他不但解剖人生，表現人生，同時還想創造人生，這使他不得不超越純寫實主義的範圍。

包氏的思想，可以說是樂觀中帶有些微悲觀，積極中帶有幾分消極。在殘酷的人生戰場上，在險毒的命運鐵蹄下，包氏決不是一個死心服從現實的奴隸，也不是敢怒而不敢言的懦夫，他確是一員反抗不合理的現實社會的英勇的健將。不過他對於人類未來的光明畢竟沒有堅定不拔的確信，因在長期的苦悶中終不免有時哼着疲倦的呻吟。他固然主張人類有超脫命運的苦海之必要與可能，但這似乎只是一種純主觀的熱望，不是由於客觀事實的分析所得到的確信無疑的結論，結果很容易轉變到悲觀消極的路上去。他那樂觀積極的人生觀中所以帶有一

點悲觀消極的氣分，恐怕就是這個原故吧。

因為他的思想如此，所以在他的作品，他對於創造未來的偉大的新人生的主張，未免有些朦朧，他似乎忽略了人類偉大的和平之獲得，必須經過集團的實際的鬭爭。然而決不因此而損壞其全部的偉大，他畢竟是一個偉大的思想作家。他有冷靜的頭腦，他有奔放的熱情，他有鋒利的觀察力，豐富的想像力，和高妙的藝術手腕，在黑暗的現實人生的解剖上可稱絕妙的能手，其獲得當代偉大的聲價，自然是應該的。

在反抗現實這一點上，包氏前期的作品和後期的作品是有量上的差別，這是部份地關聯着挪威政治的轉變。挪威在一九〇五年獲得了政治上的獨立這一事實，使本國作家的思想起了一個顯明的轉變。一九〇五年以前，挪威文學的共同精神，在於熱烈地攻擊現實社會一切傳統的衣鉢，易卜生和般生固然如此，哈姆生和包以爾也是如此。一九〇五年以後，正和哈姆生一樣，包以爾反抗現實的熱度稍稍有些降低了。在他那反抗的呼號中雜有祈求安慰的禱聲——在命運的重壓下祈求安慰的禱聲。這一點，在理解包氏的作品上也是很重要的。

包氏今猶健在，而且依然在努力著作。我們希望他有更偉大的傑作出現。

現在就來說幾句關於大飢餓的話。

盲目的命運無時無地不在踐踏人類，玩弄人類，而人類偉大的根芽終不因此而消滅，這是本書內容的精髓。主人公披爾從一個舉目無親受盡社會的冷嘲熱罵的棄兒，一躍而為擁資鉅萬名滿四海的大工程師，而結果終於變成了一個鄉下的窮鐵匠，而且連他那精神上唯一的安慰者——他的乖巧可愛的兒女們，一一都被命運的毒手奪了去。人生到此，還有什麼留戀，還有什麼生存的價值？然而披爾却不因此而厭世，依然堅忍不拔地活下去，依然和命運相決鬥，且因救助了自己唯一的敵人而感到安慰，就此證明人類的偉大，證明人類有自己創造上帝的可能。

『我獨自坐在人生的涯角上，太陽和繁星都熄滅了，我的頭上，我的四周，我的內心，四方八面，都充滿着冰冷的空虛。』

『但那時，我的朋友，我漸漸地領悟了，依然還有一點東西存留着的。我的內部還有一點不能屈服的小小的火星，它開始獨自閃爍起來——我彷彿被領回初生的時候去，一種永生的意志在我的內心浮湧起來，說道：讓這兒亮着吧！就是這種意志在我的內心漸漸長成了，使我堅強

起來。」

「我明白了盲目的命運怎樣可以剝削我們的一切，掃奪我們的一切，然而畢竟還有一點東西留在我們的內部，這種東西，天地間沒有什麼可以剝奪得了的。我們的軀體是要死亡的，我們的靈魂是要消滅的，然而我們的內部還留着一點火星，它是諧和的永生的根芽，也是世界和上帝共通的光輝。」

「那時我知道了自己在最得意時代所渴求的，不是學問，不是榮譽，不是財富，也不是想做牧師或機器的大創造家，都不是，朋友，却是要建造一所神廟，不是那種禱告用的禮拜堂，也不是供懺悔的罪人訴泣用的教堂，而是一所偉大的人類精神的廟堂，在這裡，我們可在一首聖歌中高舉我們的靈魂，作為獻給上帝的禮物。」

這是主人公披爾最後給他的朋友的信中的幾段話，這是他在人生戰場上長期苦鬥後的領悟。這幾段簡短的自白，簡直把他的思想的精髓道穿了。

我們知道：披爾一生在生活的苦鬥中無時無刻不在熱烈地飢餓着，但什麼東西可以滿足他的飢餓呢，連他自己也不大明白。他開始以為可以停止這種飢餓的東西，結果一一都歸無效。

學問，榮譽，財富，創造家，家庭，愛情，等等，他結果一一都得到了，但他的飢餓依然在綿續着。直到他被命運的鋼鞭驅策到人生的涯角上，驅策到苦難的深淵的最底層，他才領悟到自己過去所渴求的，是一所偉大的人類精的廟堂——他想在命運的苦海中創造一個大公無私的偉大的新上帝。

披爾的思想，自然就是包氏的思想，在此種思想的背後，我們可以聽見祈求安慰的微微的禱聲。

本書寫於歐戰的時候，散滿了當時資本主義社會的影子。以披爾為主人公的這幕悲喜劇，只在那時資本主義社會的舞臺上扮演，才有現實性，才有活躍的生命。所有的配角都是這個時代的人物。

上面已經說過，本書曾獲得龔枯爾獎金，是全世界共認為偉大的名著之一。我想把它介紹到飢荒中的中國文壇上來，當不致毫無意義的吧。

一九三一，十二，二，譯者。

大飢餓目錄

包以爾肖像

譯者序

大飢餓

大飢餓

一

西北風的破壞，比任何暴風都要酷烈，悠長的冬晚，它不斷地疾捲怒吼，在懸岩峻峭的峽壁間衝擊着浪花。它將水面攪成一片洶湧的浪頭，沿岸的小舟都翻觔斗似地被漂逐到漁人們灰暗的小舍的門前，堅硬而古舊的艙板，都被掀起，和笨大的鳥一般在田野上飛舞着。『天呀！』少女們喊道，因為這正是擠牛乳的時候，她們不得不拖着時被吹熄的提燈和很難把持的乳桶，奮力爬過天井，爬到牛欄裏去。『唉呀！』圍坐在室內爐旁的老婦們也在呢喃着——她們的心思都在顧慮着遠在北方羅佛敦的漁人們，今晚或許又到海裏捕魚去了。

但在清靜的春天，那峽江却平滑地，耀光地沿着海角和海灣緩流着。水淺的地方，宛似完美的仙境，滿列着小島，沙灘，和飾着雜草的高燥的岩石，中間綴着清澈的池沼，赤腿的小兒們，便在這裏遊跳。裏面那和半便士一樣大的小扁魚，都向各方面奔逃着。空氣充滿了海水的鹹味和海

濱上屑物的那種濕而熱的氣味。一隻在水中一塊大岩石上擺動着的海鵲，愉快地對着太陽舉起紅喙叫道：「酷林布，酷林布！春天到了！」

就像這麼樣的天氣，有一天，兩個十四歲左右的男孩子從一所漁人住的小屋中，匆匆向海邊跑來。孩子們如果不想做什麼玩皮淘氣的事時，決不會這麼匆忙的，此時這對小孩顯然地是想幹這一類的事情。小孩中一個叫披爾·特洛恩的，是一個金髮蒼臉的少年，正在推着一輛小車；他的同伴馬丁·布羅浮爾達是一個有雀斑的黑髮少年，手裏提着一隻木桶。兩個人極其神祕地耳語着，同時，帶着不安的眼光，向着海面上望。

披爾·特洛恩不消說是領袖。他常常都做領袖，去年森林中的火災，就是他幹的。現在他又鼓動着他的朋友們，說孩子們也和大人一樣，也有權利使用在深水捕魚的釣索。去年一個冬天，他們一直都幹的是大人的工作，挖掘泥炭呀，搬運木頭呀；爲什麼到了此刻捕魚的時候他們就不應該用，只許在近岸一帶，儘捕一些比目魚和鯀魚鱈魚等類的東西呢？在深水裏捕魚的釣索，是不准他們動的，好吧，可是目前羅佛敦的漁事正忙，大人們直到工作完了爲止，是不會回來。因此，昨天孩子們就在下邊貯船室裏偷偷的，淘氣地將釣索裝好餌食，拋在峽江的最深處。

向來，用這種釣索在深海裏去捕魚，其最麻煩的地方，是也許會把一種非常可怕而未曾見過的怪魚，從深底裏拖到水上來。但是昨天他們遭遇着的，却另是一種的困難。原來孩子們狼狽興地發覺了，沉子不夠，壓不住釣索在岸上的這一頭。於是，似乎他們只好放下不幹了。但是，事事都有辦法的披爾，便想出一個異想天開的法子，把釣索的這一頭，繫在海角邊際的一株小樅樹的根子上，橫過開豁的峽江。又在另一端吊着一塊石頭，口裏說着『喂，魚兒！』便將它拋下水去。這事就這樣幹了。釣索的一端，因為是繫在那株樅樹上，所以有兩三個鉤子，懸空地吊着，這麼着也許偶然可以鉤住一個海鴨或者一個海鳩。但如果有人碰巧在黑暗中划過這里，被鉤子吊了起來——那麼，孩子們還可以釣人呢！無怪他們此時這般熱切地耳語着，這般匆匆地跑到船裏去。

『彼得·浪日琴來了！』馬丁忽然喊道。

這是這一羣中的第三分子，一個瘦長的少年，一對白眉毛，一張笨臉。他說話是結舌的；他在發笑的時候，會發出一種怪聲：嘻嘻！他在堅信禮班中，兩次被同學排斥下來，因為他念書的時候，老是結巴，誰也沒有那麼大的忍耐力去聽他，那麼，還學什麼東西呢？

他們一同把船推到水邊，使它浮在水上，接着，三對補綴過的褲腿，飛舞着，一齊爬進船裏。正在這個時候，岸上來了個聲音：『喂！讓我也來一個！』

『克浪司來了，』馬丁說，『我們要他同隊嗎？』

『不要，』彼得·浪日琴說。

『哦，讓他來吧，』披爾說。

克浪司·僕洛克是本區醫生的兒子，一個藍眼睛的少年，穿着短褲，和一件水手穿的衣服。他無疑地在玩着逃學的把戲——克浪司是受業於一個家庭教師的——回家時一定要被他父親所鞭撻。

『快來！』披爾舉槳喊道。接着克浪司就爬進船裏來了。於是這隻白舢的四槳小舟開始盪過海灣，當孩子們划槳失了調和的時候，船身稍稍擺動着。馬丁站在船頭划着，雙睛釘視着坐在船尾指揮一切的披爾；披爾雙目炯炯，預期着就要到來的大事業。可憐蟲的馬丁已經有些害怕起來了；他總不能了解爲什麼將來要做牧師的披爾，老在幹着這種違背上帝意旨的事情。

披爾原是一個生長在城市的孩子，他被家裏送到這村子裏來寄養在一個漁夫家裏。據人